

中国现代文学名著
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

冰心作品集

一九四七年



1947 年作品集

冰 心 著

目 录

1947 年

- 给日本学生的一封公开信 (2)
- 致赵清阁(2月4日) (5)
- 致赵清阁(3月4日) (7)
- 致赵清阁(2~3月间) (9)
- 致赵清阁(4月17日) (12)
- 致巴金(5月8日) (14)
- 致赵清阁 (15)
- 致赵清阁(5月14日) (16)
- 致赵清阁(5月18日) (17)
- 致赵清阁(6月1日) (18)
- 致赵清阁(6月11日) (19)
- 致赵清阁(7月8日) (20)
- 致赵清阁(8月3日) (21)
- 致赵清阁(8月7日) (22)
- 致胡适 (23)
- 无题 (25)
- 致赵清阁(9月7日) (31)

致赵清阁(9月17日)	(32)
致赵清阁(9月21日)	(34)
致赵清阁(9月30日)	(35)
致赵清阁(10月17日)	(37)
致赵清阁(11月24日)	(38)

1947 年

给日本学生的一封公开信

庆应大学的《学生新闻》，约我写一封信给日本的学生，我觉得非常的高兴与荣幸。

我是非常的尊敬与喜爱全世界上任何一个少年学生，因为学生是社会中的知识分子，他们年轻，勇敢，前进，天真而又纯洁。我们的一切快乐和希望，都寄托在这一班学生身上。将来的世界，是他们的工作园地。同时，他们自己将来的受苦或享乐，也要因着他们努力的目标与理想而定夺！

尤其是现今日本的青年学生们，在解放与改造国家社会的历程上，你们的责任，是何等的神圣与重大！

战争结束了，日本全体人民，从侵略的军国主义下，翻了一个身。从几十年被欺瞒，受压制的环境里，抬起了头，睁开了眼睛，这时往外望是海外四周宽阔的世界，回头看是国内荒凉破坏的土地，几十年八紘一宇的迷梦，忽然惊醒，在这恍惚朦胧之中，大多数的民众是苦闷，疑惧，彷徨，颓废，他们渴望着一群

正确的领导者……

日本的学生们，你们的时代来临了！

日本一千多年来接受了中国的学艺文化，近百年来又接受了西洋的科学文明，但是日本却忽略了最伟大重要的一点，那便是自由民主的思想！

第一件事是：我们要承认世界上一切人类，是生来平等的，没有任何民族，可自称为“神明之胄”。在人人自由，个个平等的立场上，只有合作，只有互助，才能建之起世界的和平。

青年学生本是求知的，热诚的，现在在日本的外邦人士，是空前的众多，应该趁此时机，多方的与他们接触，学习他们的语言，研究他们的文化，建立起民族间诚恳的友谊。多多认识，多多了解，等到交通条件允许的时候，更应该多多的游历旅行，观察各国的风土民情，访问各国的名人学者，来扩大自己的眼光，改进自己的思想，和世界各国的知识前进的分子，携起手来，为着将来和平的世界，共同努力。

第二件事是：我们要承认男女两性，在社会上的地位是应该平等的。女子和男子一样，是应该受同等的教育，享受同等的法律上的权利的。特别在今日的日本，女子的人数，超过男子，假如让这班姊妹，停留在无知低下的地位上，那就不知要减削了多少建设创造的力量，所以我们要鼓吹男女求学的机会均

等，把我们姊妹在家庭与社会的地位，无量的提高，使我们能够尊重她们的人格，言论，与思想，藉着她们的和平，稳健，坚定，温柔的天性，来感化我们，匡助我们，共同的在复兴建设的路途上携手迈进。

最后我要特别恳切的提到，中日两国在东半球望衡对宇，本是唇齿之邦，在文化的历史上，更是十分密切。过去几十年间，因着日本军阀的独裁专横，在国内是隐瞒诱骗，在国外是侵略欺凌，使得两国青年，对于两国的合作前途不能有开诚布公，恳谈互商的机会。如今桎梏解除，误会冰释，我们应当恢复一千年来信使来往，文物交换的欢情，多多的互遣文人学者以及科学技术人才，仔细讨论，缜密研究，寻求合理协力之方，来发扬我们的典章文物，政教礼俗……来改进我们的农矿工商，出产制造，将来亚东一面之安乐与繁荣，都寄托在两国热诚坦白的青年人身上！

在此，我敬祝日本的学生们，身心康泰。

一九四七年一月六日，东京

（本篇最初发表于日本。后刊于1947年3月29日《世纪评论》第1卷第13期。）

致赵清阁

清阁：

记者团来，收到你的“三五”和信，感谢之至。崔先生也见着了。我们都忙，他们更忙，没能多见面。此信托团长带沪，因为更快些。莫笑我不知咸淡，我还请了几次客，人家还夸我的手艺呢！在此饭食太坏，标准太低，能到人家吃饭，就是好事，所以客人不敢批评我的烹调，怕下次不请了。文藻已决定不赴美，因为走不开。参政会开时，我决定去。一有开会消息，国内会通知我，我回去时，一定有电报给姚更生。假如你们和他取得密切联系，还可以一块去接我。女作家集，我想写文章，但我实在太忙了，时间都挤不出来。在重庆是发疟子生活，冷热不定。在东京简直是如同日夜发高烧，紧张得很，时空一点没法控制。好在身体还好，受得起紧张。医生说我胖了一点，血压也提高了。听说你身体不行，真是惦念，不要太忙了罢！想不想到北方走走呢？你的一切我想回去和你细谈。第四组组长郭心崧先生还未到，外交部

什么事都慢得可怜，国内不安，影响许多事情，奈何？
问端木、一樵尊安，祝
春祺

冰 心 拜

四七、二、四

外一简给业雅，请速转。你这信看完不妨也给她
看。

致赵清阁

清阁：

好久没有接到你信，心中十分记挂，不知你近来生活有什么变动没有？忙些什么东西？有什么人常常来往？上海生活程度听说高得很，不知一般人如何过法？我们这里如常的寂寞。大妹躺在床上后，我更少出去，除非是不得已，她在床上看了许多书，最欣赏老舍，还和老舍通了两次信（老舍说也许三月中回国，大妹就请他过日本来住些时）她请你代她买老舍的一切作品（除了《四世同堂》，她已有了）三嫂那里有我的法币存款，请你打电话问她要。书就请交法华路的办事处（乔选士先生转），他们有船来就可带来，大妹早就托我了，我怕你麻烦，自己斟酌罢。业雅最近也有信来，她的心情似乎总不大好。北方自然现在也陷于苦闷，其实全世界都是如此，如何是好！东京渐渐暖了起来。窗前有一树梅花，已经开过，大妹压了几朵，但是不好，薄得很，不能寄了。那两棵还未开。这里春天多风，上海如何？你家乡有信否？

有空多来信，免得我挂心。祝
好

冰 心

四七、三、四

致 赵 清 阁

清阁：

真是奇怪，为什么你还没有得我的信？我是十二月初就给你写信的。请你写文章，请你寄书，并请你准备东来，似乎这一切消息都白费了！我并请你转信给业雅看，我正奇怪为何你们都没有信来。——不说了，等我再重复一遍。我们来后，先在团中住些日子，等我们房子完全修好再搬进来。同时逛了些郊外地方，如箱根、镰仓、江之岛、热海等附近的名胜。东京荒凉已极，受炸程度，比重庆惨多了，至今满地还堆着残砖废铁，路无行人。比上海真是有天壤之别。我们房子很好，是日本式的，有小花园，小巧精致。现在家中还未开火。因为楼下一家未还搬出——也是团中人员。等新房子来，再搬出去。大概也不久了。我们忙极了。我来后尽为日本人报纸写文章。他们渴要知道中国文艺界情形，和中国文化界对日态度。我见过许多日本女作家，相当失望，过去她们太

受蒙蔽了，不但对中国，对世界大势也不清楚。于是我天天写文章，见记者，赴日本人的宴会，日本饭真难吃。文藻也忙，忙的是盟国方面。小妹最快乐，成了团中的宠儿，人人都爱她。她读书已成问题，团中现有廿一个孩子，不久要开小学，现在自己在家读一点，写写日记和信。这里天气一点不冷，（日本房子小，为御寒真不行，四面通风，地震和风使得全屋震动。）屋里用电炉，昨天大寒，穿衬绒袍也过得去，晴天时多，天气比重庆好。我的健康不坏，当然有时也吐一点血，不过我从未躺下。关于你的事我前信已提过，因第四组组长还未来，外交部亦未批下——外交部积压的名单至少数十人，不知何处。中国公事之慢可见一斑。同时团中规定章程，来日人员至少以两年为期，不知你对此有意见否？请即复。这里圣诞节过的相当热闹，不过是团中跳舞喝香槟。东京街上都冷落非常，除夕街上无行人。昨夜是阴历除夕，我们有朋友请吃晚饭，饭后看了一会跳舞就回来了，老二（为杰）来了几天了，他是代表永利的，三个月后回去。前两天得一樵托人带信来（同时外交部转来东西）说印度开一个会。（原文是英文，字迹已模糊）要我去开会。印度会期是三月十五至三月三十一日。但那时正是日本樱花时节，趁此刻去日本奈良等处旅行一下，明年春日又不知在哪里，所以我想不去印

度。倒是参政会——

(下缺)

(时间约为四七年二、三月间)

致赵清阁

清阁：

信都收入。将来必有一天我死了都没人哭，关于我病危的谣言已经有太多次了，在远方的人不要惊慌，多会真死了才是死。而且肺病绝不可能，这边情形并不算坏，就是有时有病时太寂寞一点，而且什么都要自己管，病人自己管自己，便觉得有点那个。你叫我写文章，尤其是写小说，我何尝不想写，就是时间太零碎；而且杂务非常多。也许我回去时在你的桌上会写出一点来。上次给你看了樱花没有，开不好，就是多，我想就是菜花多了也会好看，樱花寓意太哲学了，而且属于悲观一路，我不喜欢。朋友们关心我的请都替我辟谣，而且问好。参政会还没有通知，也不知道是否五月开，他们应当早通知我，好作准备。这边呆得相当腻，朋友太少了，风景也没有什么，人又居多，如森林，这都是数十年升平的结果。我们只要太平下来五十年，你看什么样子？总之我对于日本的□□，第一是女人，第二是樱花，第三第四还有

……匆匆请

冰 心

四七、四、十七

致 巴 金

巴金先生：

信收到了，兹附上饭塚君的信，请查收。

我大概要藉着参政会开会，回国一行，希望在本月十五号左右，可到上海，请从清阁处联络，她住在施高塔路四达里 22 号。

上海还是不景气，使人烦闷。朋友们都好否？请代致意。祝
双安

冰 心 拜上

五、八、（1947 年）

（此信系舒乙同志征集）

致赵清阁

清阁：

好久没有得消息，得信极喜！我生怕没有准备，只一家人吃了炸酱面。临时来了些客人打了纸牌。孩子们看了电影，如此而已。我的版税先留你那里，小妹说她要买书。她下星期一上学，入圣心国际女中，身体完全好了。我实在赞成你回北平去一趟，花多少钱都值得，因为也许因此又写点东西出来，同时那边朋友们一定赞成欢迎。你早点去（十月中），先玩一玩，宗生忽得学校上月十九号早开学消息，匆匆飞平。我给你的东西，没来得及带去，以后再托别人罢。东京前两天刮风，大雨倾盆，讨厌至极，今日开晴，正好中秋。今夜有二十个人吃饭，要忙一气，我身体还好，地震据说又不震了，莫明其妙！老太爷又回到洛（信）阳？

致 赵 清 阁

清阁：

五日一日信收到了。我这信是报告你我要回去了。我大概是五月十八日的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飞机回去，和朱团长同机。姚更生一定会去接，并且有消息请你和他取得联络。（朱团长住他处）。参政会是二十日开会，恐怕一两天后就要到南京。也请你通知一樵，我在上海的时候，恐怕要借他的车。我也许住姚更生处，也许住愚园路刘放园处（会前）。等会后到上海再玩，别的见面再说。外一信请即转业雅。相见近，你高兴不？匆匆，即祝
春安

冰 心

四七年五月十四日

致 赵 清 阁

清阁：

五、四信收入。知道你欢喜那打火机，我很高兴。日本货好玩，不一定结实，恐怕要常修理。听说你完成两个剧本，可以休息一时，我最欢喜，希望你可到北平去，那边真美！房子官司如何？没有金条的人总倒霉。北平住下行不行？有一件事，《新文学大系日译》，还在问我家璧允许的问题。事过一年，家璧还未复我，请代催一声，他们等的好久了。老舍作品都收入，大妹高兴得很，两三天都看完了。她已去信老舍道谢。东京芍药也开了，现在瓶中就有，不过谢的也快。这些日子身体很好，就是忙的不得开交。许久没有照相了，一新闻记者那里有，去要一张来送你。匆匆，祝好。

冰 心

四七年五月十八日

有人看报，说凤子嫁给一位英国（或美国）律师，确否？

致 赵 清 阁

清阁：

信悉。你几时生日？到底是哪一天？每年到此时我都忘了（去年记得我在国内），请从版税内取一百万，给你自己买一束花摆摆罢！其余的钱请代买航空及平信邮票，请即寄来，已欠人家的了。不要买酒，怕又吃病了。我这里倒有几瓶好酒。是人家送的。夜里客散之前，也有时喝一点，不多。文藻和我现在都很小心，因为我们两人吃多了都会出毛病，——凤子结婚了，甚好。对方怎么样？满意吗？暑假能去北平最好，我想业雅一定高兴。她刚寄来一篇东西，叫《小琴》，你看过没有？今天已六月一号了，还冷得很，只二十多度，奇怪。东大（即东京帝大）请我去讲中国文学的欣赏，五次，六月廿一日起，苦于无参考书。宗生六月底来东京过夏，我想请开明算一算版税，中航开航后，可用法币买票。拜托。

冰 心

四七、六、一

致赵清阁

清阁：

信拜读。内阁名单很满意，最满意的是我自己的位置，又是“参而不政”，谢委！你真糊涂，那邮票都是两万的！那一百万再给我买邮票罢。你的礼物，叫宗生带回去送你。日本对于学潮的反应，日本人不会对我提。他们抓着个干爹，就不管别人，其实到头还不是当“炮灰”？演讲稿还没有准备，大题目（五次）拟就了。我不会有稿子，将来有人速记再给你看。开明版税已算了，谢谢你。今天端午，看日历才知道。日本没有粽子吃，我也不会包，孩子们大抱怨。北平有炮声，景超今天来信也说过。我们成了丧家之犬，奈何？匆匆，祝好。

冰 心

四七、六、十一

宗远谢谢你的《西游记》，还未到，也快了。

致 赵 清 阁

清阁：

上次又收到一批邮票，谢谢。宗生昨天到，放园有信，附到你一段“绿窗夜话”。我们现在真惨，国内来人，都说不出半年。也好，穷则变，变则通，就是人们苦一点。上海热吗？东京也热了。宗生来了，倒要带他旅行一下。你想走开否？北平不去了吗？上海常和谁来往？宗生在乎看见了业雅，她也无聊得很，希望我们快回去。文藻一连三天辞了三次职，没有准，还在僵持中。匆匆，祝好。

冰 心 拜 上

四七、七、八

致 赵 清 阁

清阁：

你信和业雅信及文章都收入。（附一信得便请转）业雅文章有进步，你觉得否？你近来生活状况如何？老伯那方面有消息否？总为你悬念，你不写文章作什么？电影演得怎样？只为国内外事情纷乱心中也懊恼得很，一切提不起精神来。星期日孩子们和文藻去泅水，我也懒得去，看书也没有什么令人痛快的书。据说东京附近八月中要大地震，大家纷纷作准备。也好，倒要看看天塌地陷是什么样子！给你准备点小东西，宗生八月底带回去给你。匆匆。

冰 心拜

四七、八、三

致赵清阁

清阁：

又回到日本了，闲得难受，时间又难得有“整”的！昨晚宴客，满园灯火辉煌，我想起在国内的一切，不胜感慨——那天一上飞机，就凉快了，吃了一顿很好的午餐，两时就到羽田机场。文藻还有其他人来接，三时到家。这边只有八十八度，夜凉如水，四个晚早睡，实在太倦了。五、六两夜，就晚了客人不断。《无题》我一定就写，等这几天歇过来，忙过去以后。你的“555”烟，我已给了文藻，他谢谢你。他稍微好一点，但我看过去仍是瘦。小妹倒是又胖又高。别的等下次再说，楼下有人来。一樵已去台湾否？请代问他好。还有端木，家璧诸人，其余我认得的人，也都问好，告诉他们，我平安到达了。你老太爷走了罢？上海热吗？昨夜大雨，今天才八十度，有点冷嗖嗖的。匆匆，祝你好。

冰 心

四七、八、七

致 胡 适

适之校长先生：

这是一位日本留学生要转给裴文中先生的信。我仿佛听说裴先生到美国去了，不知您能代转否？不胜感激。

本月四号才回到东京，顿然凉爽寂静下来。这边也热，不过早晚还是凉飕飕的。一般心理上，也是这样。

文藻还瘦，还忙，不过精神还好。小女宗黎高了一点，多说了几句日本话，她从来不记得北平，因为她八个月就离开了，但她口口声声要回北平去，说想哥哥姊姊，想“祖国”，我不知祖国两字，在她心里是什么滋味！

胡太太好罢？北平热得怎样？

会见今甫、雪屏、毅生、从文诸位时，请代问好。

匆颂

俪安

谢冰心 拜上

四七、八、廿

（此信最初发表在《胡适来往书信选》（下），中华书局 1980 年 8 月出版）

无 题

这一段空程，我经过三次了。天空像海水一样的蔚蓝，海水像天空一样的淡白，上下都是透明，无色彩，……在这透明无色的太空中，我一点感想都不起！

在这海和天的后头的，牵挂也罢，眷恋也罢，忧愁也罢，都扔在背后了！在这海和天的前头的，欢喜也罢，希望也罢，恐惧也罢，且让它迎面扑来！现在只是一个静默，乏倦，无力的我，隐藏在海天之中，一点极微小的空壳里，听任眼前一片一片的影子，滑翔过去——

屋子四角是阴暗的，一切都只是个轮廊。太阳该是很高了罢，而只有西窗外墙根下的一小片青苔，得到了满天灿烂阳光的一角！

在模糊断续的市声里，我只闭着眼，静静的躺在床上。

一阵浓烟，卷了进来。我赶紧爬起关上窗户。这

是一个“杂院”式的庭宇，院子本来小，又被日本人横串的盖起一条大走廊，廊子两边便只剩了两线天！日本人走了，一切居室的形式，没有跟着走，房东是不但“盖”不起，而且“拆”不起，于是这七八家子便在“床之间”，“它它迷”，“假山石”，“天窗”的中间和上面，杂住了下来。

这杂院里，厕所多，而厨房少，于是这七八个煤炉便杂乱的放在各家的门口，各家的吃饭时间不同，这些煤炉也是连续不断的生起。我这屋子，难得有没有烟的时候。

我关起窗门，又回去躺下。

“老太太，借您的火上，给小黄炖点鸡肠子罢！”

“炖上罢，真是的，还问！”

“咳，小黄这些日子也显得瘦了，天气热不是！我说这年头就甭养这些小活物，人都吃不饱，别说猫狗了！当初小黄它妈是怎么喂的，说话有十年了，老头子上街买菜，总短不了给它带点牛肉呀肝儿的，您没瞧见它那个胖！这会儿呀，我喂着喂着小黄就会掉眼泪，我说，‘小黄呀，委屈你了，可是连我连老头子也没得吃呀。’老太太，您看我们大小子，到南边去了十年了，和平以后，倒是有信来，说是那边苦，竟发疟子，钱也不够花。小二和二妞呢，打去年到北边去，就没有音信了。就剩下我们这大妞儿，黑夜白日

的做活养着我们俩。瞧着她也可怜，眼睛整天是红的，晚上一躺下就咳嗽。可是我又有什麼法子呢，老头子这么大岁数了，我呢，给人当老妈子去还许行，可是家里也得有人呀。妞儿整天在工厂里，老头子又是个病身子，昨天上了一趟菜市，跟卖鸡的要了一段鸡肠子，他说他‘瞧着小黄怪可怜的，我跑一趟罢’，回来这就又躺下了。咳，这年头连人带狗，饿死了算！……”

这屋子比十年前挤多了！从前这客厅的色调是绿色的，绿窗帘，绿地毯，绿椅罩，绿镜框，绿花瓶……进屋来是夏凉冬冷的感觉。如今呢，五光十色的，像草地边的“十样锦”一样，显得热闹，但并不难看。

D 盘着一只腿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，“你看这些陈设，有几件是你认得的？我们几个人回来以后，把残余的东西收拾收拾，便住在这里来了。这屋里显得挤点乱点，是不是？”

“本来住在这里的 S 和 W 都不回来了，潍县的经验，对她们的神经上，恐怕有点刺激。W 现在看什么都讨厌，都不顺眼，动不动就生气，就哭，她骂日本，骂中国，骂美国，没有一个国家是好的。她就要不用脑筋，松懈，躲懒……”

“这是她年龄的关系，再过些时候也许就好了。”

“也许，不过你知道 S 很受她的影响，她也推说她母亲有病，她不能远离就不来了。但她并没有和她的母亲在一起，却和 W 在一个女子中学里，呆了下来，一个当校长，一个当教务主任……”

“告诉你，我来的时候，许多亲戚朋友都劝我，说我回国去好容易胖了起来，再到中国恐怕又要瘦了。本来是，我在潍县集中营里，减了二十二磅，瘦得像一根竹竿。但是我呢，仿佛‘心’总是在中国，我生在这里，这边认识的人也多。他们说北平城外还听得炮声呢，但我告诉他们，我在北平住了三十年，城外没有炮声的时候就很少。”

“现在 B 也住在这里——她从前是一个人住一所房子的——还有新来的 J 和 H。我们四个人合起来过日子，吃的还好一点。不过今年冬天的煤还是有问题，太贵了，而且还来不了。”

“这一切都不要紧，这十年都经过了，还有什么受不了的！只是有一样，我们要有个‘希望’，一个——安——居——乐——业——的希望，好让这些年青人好好的读下书去，你刚从南边来，告诉我，照你看来，中国前途有希望没有？”

在高低不平的一大片空旷地上，忽然凸出了一

堆土山，据说那便是清凉山。由崎岖不平的破碎的石阶上去，穿过九个穹门，引到扫叶楼。

路边的新灰过的墙上，贴了许多标语，那是清凉山中学贴的，什么爱护学校啦，爱惜上课的光阴啦。我对于标语文学，素来不大注意，因此这些字句，也没有渗进我的记忆里面去，只知道那是针对那九天的罢课请愿而发的。

穿过几座庙堂式的屋子，神像都破烂了，钟鼓旁边堆着些农产物和稻草。这庙里似乎住着人家，有个老妇人坐在台阶上，端着只破碗吃饭。走到末一进，上了楼梯——这楼梯虽然是最接近的建筑物——迎面三间开着窗户的楼屋，便是扫叶楼了！

左壁上贴着卫戍司令保护风景区的布告。中间是扫叶僧的画像，两旁一副对联。右壁梁上有“古人”的题诗。地上摆着八个茶桌，有些军人和女人杂坐，喝茶吃瓜子。

我们也拣了个桌子坐下去，隔窗外望我们来时所看见的，一大片高低不平的青黄的土地——

“……这时候当然没有红叶！‘红’是不必说了，怎样连‘叶’也没有？树都哪里去了？”

“我怎么晓得？我是第一次来。告诉你，对于我们的风景区，我根本不抱什么希望。无论到哪里，一定是满墙满柱的歪诗，和‘××××××到此一游’

的留题。一定有黑黄色的‘白’桌布，一定有满地的瓜子皮，花生壳。此外是‘所余无几’的建筑和风景。处处表现出‘不肖子孙’的肮脏，懒惰，苟且，贪婪的习气。我们的祖宗也许喜欢种树，建筑，游山，玩水；而我们只喜欢闲坐，吃茶，吐痰，嗑瓜子，完了往墙上写上我们的大名——”

隔街楼下忽然有人吹起笛子，仿佛是《茉莉花》的调子。

“你说这个可不可以入诗？题目是《扫叶楼闻笛》！不信我明天写出一首七律你看看，什么‘红叶’啦，‘黄花’啦，‘怀人’啦，‘感遇’啦，用五十六个陈旧滥污的字形，来维持这人们幻想中‘云鬟雾鬓’的扫叶楼，把花生皮和瓜子壳且都藏在佛桌底下……”

“若不是你拉我，我是不会来的！因着近代的风景，和今人的诗，我连古代的山水和古人的诗，都起了怀疑。真的，一切离实际太远了！”

一九四七年八月廿七日，日本，轻井泽。

（本篇最初刊载于赵清阁编的《无题集》，晨光出版公司1947年10月初版。）

致 赵 清 阁

清阁：

得你从青岛来信，知道你去过海边，太好了！青岛我去过，不错，可惜洋气太重，这点上，不如烟台。上海是太闹，交通又那么坏！人都喘不过气。我一回来，就好得多，不过仍在忙《无题》，一两天内交出。别忙，一定有！听说你替放园画了画，他一定高兴。得一樵信，他去了南京，这事是否好？我很怀疑。端木又去就粮食部，这也是“赴汤蹈火”！上海朋友又少了些。你是否也作离开的打算？假如青大有教书的机会，是否也好？是否有时也太闷？托你一件事，请你从信内，给我寄三四万块钱的邮票来（五百的和八百的），我的邮票都完了。上海凉了没有？我这里都好，就是客人多，门铃又响了。匆匆，祝好。

冰 心

四七、九、七

致赵清阁

清阁：

附上给业雅一信，请转，为的是叫你看看内容。我们现在在轻井泽。我想写那一篇“无题”，明天希望可以开始。这里静极了，（一切又都方便），比歌乐山还大还深。不过每逢好地方，我总会想起朋友，能多有些人来住住多好！多热闹！这两夜已有半月，过两天就圆了。我们要住到八月底，正在月圆以后。——回来后又忙日本人，同团里的应酬。以上两种都得费时间。不过有时候时间过得快些也好。你如何？上海还热否？为杰（冰心二弟）不久回中国去，你要什么东西否？请告我，以便寄上。文藻忙得很，这是他唯一能休息的时间，因为这星期盟委会不开会。英俄团长走了，美团长艾其森坠机死了（今天追悼会）两星期前我们刚宴请了他！人生真无常。朋友们开封（？）去了？能够安定一下否？你的剧本为何分洪深稿费？到底新金圆有无黑市？若有黑市，就不得了。这边也是物价高涨，仿佛到处都是困难。本来

文藻有离此机会，现在又走不了，大概至早要年底了。实在想“家”得很，北平人都叫我回去一趟，就是太花钱，也心痛！匆匆，附放园一则。

冰 心

四七、九、十七中秋夜

致 赵 清 阁

清阁：

以上是轻井泽写的。本来想写满四千字再寄给你，日内忙得要命，接不下去。朱世明太太近来回沪，就托她带去，怕家璧着急，先行奉上。信，邮票都收到，等客人走了再复。

冰 心

四七、九、廿一

致赵清阁

清阁：

廿五日信收到。昨夜是中秋，月亮出来一会儿，就没有了，但是天空仍是很亮。有几个朋友在此过节，顺便也给我过生日。大家吃了不少的酒，半夜还出来在街上走，凉嗖嗖的！你要到北平，我十分赞成，业雅一定高兴。她的文章、信亦收到，另复。旅行也会给你许多材料。我那商务版税，请你带去，（开明大概也要算了）交给我北平的弟妇——“北平东单新开路三十三号谢为涵太太。”你若不去，就请你交给我三弟妇——“上海北苏州路二百七十号（河滨大厦）三楼，谢为楫太太，北平需要用钱的。听说上海热，不知热至什么程度？秋老虎之下，千万珍重！上次给家璧一封日本翻新文学大系的信，他未复，译者来催了，请他即复一下。（回信一定要跟日本人言明版税事。他们翻我们的书太多了，因为没有协定，简直是盗印！）上次信中，邮票已收到，够我用一些时了，谢谢。上海朋友看见请代道念。一樵家眷是否在

沪？他常回来否？他信我尚未复请代道歉，并报告他说我们都好。此间正准备国庆热闹，完了，我们想到日光去看红叶。匆匆，即请
秋安

冰 心

四七、九、三十

致 赵 清 阁

清阁：

七日信收入，开明直接有信来，故已请三嫂代取了，以后有必要时，再麻烦你。你不能去平了，多可惜！这边物价也在飞涨，但市面上多的仍是升平气象。没有打仗到底好得多。上海秋深，这里也不浅，竟下雨，蟹还没有吃到；屋内也冷，你患贫血，最好打肝精，上海买药到底方便。（这里有病时，美国医院一天八元美金，别的在外。有病都不敢看了），千万不要再大意。平常有什么朋友来往？有何新作出版？甚念。匆匆，祝好。

冰 心

四七、十、十七

致赵清阁

清阁：

信和《无题集》都收到。甚好。信内之菊花瓣拜领。附上日光之红叶为报。日光是日本最美的地方，——华严泷即在其地，湖好，山好，泉好，瀑布好，红叶尤好。正是：“满山满谷，红叶黄花，正是伤感凄凉的时候，断肠人在天涯”。这小曲太伤感了，不过满山满谷的红叶，的确是奇景。我们是上月下旬去的，正在红叶节中，住在日光一夜，住在五千尺以上的汤本一夜，洗了温泉。傍晚看虹，早起看雪，那时还是满月，我就想起你，可惜你不在！天下事往往如此。虞山之游，我知道你也会想到我的。日本菊花也好，肥极大极，朋友来看我总带花来又可惜寄不到国内去。螃蟹还未吃到。让你一说，倒怪馋的，明天我就去买。听说放园曾去访你，此公肚里东西颇多，大可一谈。老来常常牢骚，不过对年轻人还不大发泄。你听他说五四左右的人物，甚有意思。大妹已于廿号下午抵此，身体较好，胃口亦健，还有半年（直

至明夏)就不让她读书了。学学琴,念念英文,也就算了,横竖明年一块回去了。我正打算向你夸口我的身体,说是好久不吐血了;就在前天,忽然又吐了一次,不少。原因是吃酒太多。我好久不敢吃酒,最近试了两次(黄酒),结果甚好,胆子就大起来。到底血管还是不行。第三次就炸了。你不必骂我,我报告之后就是说从今不喝酒了。这里吃酒机会太多,碰见熟人就危险得很。你也得勤打肝针,好罢?忙得很,文章总想写,但总是没功夫。老舍第三部《饥荒》出了没有?请寄我一部。匆匆,叩安。

冰 心

四七、十一、廿四